

## 《川流不息》：六个汶川孤儿的震后青春

“十年了！川流不息的时光里，生活还在继续”

“6个孩子6条道路。”焦波说，“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坚韧、抗摔，遇到什么更能扛过去，而且，都在尽快去自立”

本报记者王京雪

最终，导演焦波决定给自己聚焦汶川孤儿、拍摄长达10年的纪录片定名为《川流不息》。《川流不息》的主人公，是6个四川孩子。10年前，他们与其他600多个孩子一同，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

“川”，是指四川、汶川、北川，也是指波涛奔涌、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

5月12日，该片在腾讯、优酷、爱奇艺同步上线，并将于央视播出剪辑版。

2008年到2009年，焦波数次赴灾区拍摄期间，逐渐产生了收几个地震孤儿为徒、教他们摄影的念头。他发现：“当我拍这些孩子时，他们总躲着我，充满戒备，但当我把相机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拍，那一刻他们是快乐的。”

就这样，2009年夏，焦波收了刘明富、廖岑，以及王晰、王海奕兄妹、何文东、何美君兄妹为徒，送给每个孩子一台小相机，教他们基础摄影知识，让他们拍下身边认为值得记录的画面。这一年，孩子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7岁。

此后，在焦波与6个孩子的近10年往来中，一部记录他们成长历程的纪录片逐渐成形。

### “我希望别人接近我是因我本身”

影片对灾难与痛楚的表达是节制的，电影首映式上，观众们甚至不时发出笑声，但笑过后，又有许多五味杂陈的思考。

例如，当看到地震过去8年后，已是大学生的廖岑在接受采访时被问“成长是什么”，他回答：“成长就是越大越不怎么开心，以前遇到问题都是逃避它，现在越堆越多。”

6个主角中，廖岑小时候最活泼乖巧、讨人喜欢，因而也成了10年来接受报道、参加活动最多的人。

他坦言早厌倦这类事情，最烦记者跑去学校采访。从小学到大学，他在每所学校都被采访过。有时，他会敷衍地回答问题，例如，在戴着牙套的时候，跟记者说自己的愿望是做牙医，目标是没蛀牙。

他知道什么样的回答会被传递出去，什么样的不能。“他们都觉得我说的很好、很开心，但我不想在再敷衍了，他们就觉得你变得什么也不会说。”

事实上，在价值观逐渐成形的10年间，6个普通的少年都受过“不普通”的关注和对待。

焦波曾比喻，地震过去后，这些突遭巨大灾难的孩子又突然得到大量关爱，“像冰冷的雪山上浇了一盆热水”。有时，人们急切的关爱也会用错方式；有时，人们又太急于看到孩子们表现



▲焦波和六徒弟在2017年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出阳光、积极的一面。

何文东记得，初中时，“有时和人吵架，明明是你的错，对方反而向你道歉，好像觉得你家这样了，跟你吵架对不起你。”他说自己那时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我希望别人接近我是因为我本身，而不是那些遭遇。”

刘明富会在接受采访时，尖锐地表达情绪。例如，影片中，有人问他焦波是什么样的人，他反问：“怎么能轻易给别人评价呢？”而当被问有什么愿望，他说我没愿望，又在被一再追问时，愤怒地质问：“必须有愿望吗？”

学习最好、被其他人称作“学霸”的王晰，只要出现在报道里，就是最正能量的角色。但这么多年，他几乎不看关于自己的文章和节目。“人们常是把想象中我们的形象直接写出来，他们通过一点对话对我们的理解是不完全的。”

他纳闷10年过去，真的还有人想知道他们的事吗？“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把时间花在陌生人和遥远的事物上吧。”

### “你和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

影片结束时，6个年轻人最大的22岁，最小的16岁。一个半小时，观众们眼看着他们从少年长成青年。变长的头发、窜起的身高、多出的眼镜……

“6个孩子6条道路。”焦波说，“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坚韧、抗摔，遇到什么更能扛过去，而且，都在尽快去自立。”

地震后，王晰被问长大了想去哪读书，他说去清华北大。他记得爸爸总说好好学习，上清华北大，以为“清华北大”是一所学校的名字。高考时，王晰差5分没考上清华，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上海交大，却觉得“没实现说过的话，显得很差”。

王晰说，他不会跟任何人讲心底的烦恼，觉得靠自己就都能应付得了，他不再是那个

窝在被子下哭泣的少年，“生活会改变你，我感觉比起说心灵重建，不如说是你和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慢慢地，有些东西会随着时间改变。”

刘明富初二就不肯再上学。家里和焦波商量后，15岁的他离开四川，跑到山东，跟着焦波拍起纪录片。焦波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北川”，希望他别忘记家乡。

现在，跟着焦波拍纪录片、并参与了《川流不息》拍摄的刘明富已经能云淡风轻地说起地震当天的事情和爸爸妈妈姐姐。他还很想再联系上地震那年一位很照顾自己的志愿者，那是个叫胡明的大学生，武汉人。

何文东初中毕业读了卫校，学过心理学的班主任私下没什么朋友，不愿跟人打交道的他多去接触班上两个抽烟喝酒的“问题学生”。他一边纳闷一边接触，有一天，三个男生边吃饭边聊各自家里的事，聊着聊着，一起哭了一场。“真的，我发现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当你真正去了解一个人，你会了解到更多东西。”也是在卫校，他重新思考了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认为人们总用学习好不好来评判一个学生好不好实在太片面。

他曾在初中受人欺凌，“那是个挺好的初中，没想到好学校里也有那种人。”反而在似乎聚集着“坏学生”的中专，他却遇到了能互相打气的同学，“他们两个人都很好，现在都很上进。”

廖岑通过艺考读了播音主持专科。地震后这些年，他又送走了爷爷和姥爷。

10年时间，听起来很长，却还远不足以消化疼痛、理解灾难，尤其当他们都还是20岁出头的年纪。

“往前走。”不止一个人提到过这三个字，“逃避无用，往前走。”

### 现在有了小时候没有过的想法

2017年，刘明富在19岁拍摄的纪录片

《轮椅上的女孩》获得镇江国际纪录片盛典最佳导演奖，想到可能要上台发言，他心里立刻慌起来，和小时候一样，他不擅长应对这种场合，但现在有了小时候没有的想法，“我以后会拍电影、故事片。”

廖岑说自己这几年越来越重视亲人，“以前不会这么想，但现在，我想为家人奋斗”。大学毕业后，他想开个工作室，给人出书。他已开始找客户、找同伴，“现在就缺个投资人了”。

在读大三的王晰对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感兴趣。他想过出国留学，但最后决定在国内读研。“不能只顾自己，要考虑家人和家里的条件。”

爷爷年纪大了，妹妹王海奕今年中考，小姑娘和哥哥一样，也是个优等生，性格明朗。

从卫校毕业后，何文东没有立即去做护士的工作，而是去广东待了一段时间，尝试做了几份不同工作，直到去年妹妹美君一度病危，他又跑回四川。

何美君病后一直在修养。她从小喜欢画画，10年来一直在画。

“突然听别人说已经10年了的时候，我会很茫然，觉得，哇，我这10年干什么了？”何文东说，“10年过去，很多事都是自己预想不到的，但你只能去接受和面对，毕竟不可能停在那里呀。”

### “他们路还早着呢”

焦波是个耐心十足的拍摄者。在用10年时间记录汶川孤儿成长故事之前，他曾用30年拍摄自己的父母，那就是感动过无数人的《俺爹俺娘》。他擅长“长线作战”，但接触和拍摄这些孩子，还是时常让他深感不易。

“北川来我这里，才15岁，我不是他的监护人，万一出什么事担不起，心里也害怕。廖岑爷爷过世前，每天晚上担心地哭，说不放心这孩子，我打了包票说你放心，他上学、工作两件大事我一定帮着解决。美君身体不好，后来病得不成样子，我们到处找关系联系医院……”

看过《川流不息》后，有人会跟焦波讨论哪个孩子成功、哪个孩子失败，“我说怎么能这就说谁成功谁失败呢？他们还这么小，难道考个学没考上就算失败？参加节目没上台就是失败？他们路还早着呢，走向社会后，还会有很多跟头要跌。”

他承认自己也曾看着孩子们着急，心说你这么做这样那样，但最终摆脱了这种情绪。“我在反思，希望社会也反思，我们最初要去献爱心、伸援手时，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觉得99%的人都不会忘，这些孩子将来必须怎么厉害，怎么报答社会、怎么报答自己吧？我们最初很单纯，不求回报。”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每个孩子“成功”而不是“快乐”？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用言语来表达感谢和成熟？

“一定要他们说什么谢谢、说句我爱你，你才高兴吗？他们默默地做不行吗？”焦波觉得，孩子们健康成长本身，就已是父母的告慰，对社会的回报，而且，“很多东西，他心里有。”

本报记者吴光宇、江毅

“贺川，十年了，每次来到这座空城，身上有一种透彻的凉意不断侵袭，只能站在无情巨大的乱石面前。儿子，你走得突然了。没有妈妈给你洗衣煮饭，你会做吗？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一定要坚强，要像妈妈一样照顾好自己。”

5月12日清晨5点40分，天色未明，带着写给远在天堂的儿子贺川的第30封信，50岁的成兴凤和丈夫骑着摩托车，再次来到了老北川县城的茅坝中学遗址。

十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造成茅坝中学背后的山体垮塌，贺川和全校数百名师生一起，被埋在崩塌的山体下。

那一年，他16岁。成兴凤一家原本住在北川农村，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1997年，夫妇俩把贺川转学到了县城。

“妈妈，我要准备考试，明天不能去给你过生日了。你早上记得把饭给我准备好。”那是儿子对成兴凤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清晨，他穿着新买的运动鞋，早早地去了学校。

成兴凤夫妇眼里的贺川细心、懂事，给他放在床头的零花钱他只拿一半，知道父母挣钱不易，一心想给家里减轻负担。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成兴凤在母亲家刚吃完寿宴，忽然间地动山摇。想到县城读书的一双儿女，她心急如焚，从村子里走了11个小时才到了镇上，道路阻断，只得绕道江油去绵阳，在九洲体育馆，她没有见到没有儿子的身影，女儿幸免于难的消息，也来自于亲戚从电视上看到一个一晃而过的镜头。

可是贺川呢？她跑回北川，找了7天，没有任何音讯，直到班主任告诉她，贺川没有出来。

如果没有那场灾难，贺川今年应该26岁了。如今，他沉睡在崩塌的山体下，成了一个永远的少年。

儿子夜夜出现在她的梦里，她开始给他写信，并做成横幅挂在茅坝中学的遗址上，上面留着手机号，希望孩子能看到。

“他或许被救了，只是失去了记忆。”起初她安慰自己，要接受儿子已经离去是一个撕心裂肺的过程，她甚至想过去网上寻人。

无论悲喜，时光不能倒转，生活始终向前。女儿复学后，她和丈夫去了北京，开了一家小饭店。店招上的“北川”二字吸引了许多好心人。他们的故事让许多人流泪。小本买卖支撑起了夫妻俩最艰难的日子。

2009年，因牵挂女儿，他们又回到绵阳，开了一家小吃店。北川虽近在咫尺，他们却不愿踏足。

小店只有50多平米，夫妇俩起早贪黑，忙碌了两年。2011年，他们终于用攒下的钱在绵阳市安州区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新房。

常年的劳累加上对儿子的思念，让成兴凤落下了一身的病，但这个坚强的女人从未放弃过对改变生活的追求。由于身体原因，夫妇俩无法再经营小吃店，又一起到建筑工地打工，干抹灰的活。

“地震都能活下来，还有什么苦不能吃苦呢？为了女儿，我们得好好活。”

她也试着创业，曾专门去外地考察过养鸡的项目，但没有成功。“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无所有，然后一次又一次爬起来。”

每年的5月12日、贺川生日，以及除夕他们会带着写给孩子的信回到老县城。

“贺川收，妈妈寄”，一封封信，书写着成兴凤十年不愈的疼痛。她说，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诉说，只能提笔写给贺川看。每次提笔都得鼓起勇气，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十年里，她常常想，当年如果没有转学，儿子或许有不同的人生。即便成绩不好，至少一家人还能在一起。如今，虽然人海中偶尔出现与儿子身形相似的少年时，她会忍不住多看几眼，但她已经慢慢接受了孩子已走远的事实。

“每次到绝望的时候，就想到还有责任，还有很多事我去做。女儿还小，儿子的心愿我要去完成……这就是我活下去的勇气。”她说。

漫步北川老县城，曾经的茅坝中学只剩下一个旗杆。废墟静默，倒塌的建筑上长出了青苔，野草盖住大地的伤口。

傍晚的新北川，巴拿恰广场上人潮涌动。虽然每一个北川人的内心都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如今他们的脸上更多的是平和与淡然。

贺川的妹妹贺东梅21岁了。贺川走的那年，他比妹妹大5岁，如今，她比长眠地下的哥哥大了5岁。

女孩出落得楚楚动人，如今是北川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虽然有很多机会去外地工作，她还是留在了父母身边。舞蹈曾让她饱受地震惊吓的她走出阴影，她说，也希望用它去疗愈家乡的父老乡亲。

她说哥哥生前喜欢小狗，如今她帮他养了一只，清明节还带着狗儿去了趟老县城。

新北川距老县城23公里，如今商铺林立，道路笔直，绿树成荫，无论民房、商店还是机关大楼有浓郁的羌族风情。“刚地震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根本没有想到今天还会变成这样。”成兴凤说。

城市的发展与重生，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2016年底，成兴凤抓住商机，在北川县城开了一家膏药店。为此，她还专门到陕西去学习了技术。

他们的家离北川有40公里，她每天骑电瓶车来回奔波。冬天实在冷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就住在店里，睡在理疗床上。

短短一年里，她已经积累了很多回头客，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渐渐改善。去年8月，他们买了一辆新车，心疼女儿的成兴凤让孩子开车上下班，自己依旧骑着电瓶车。

成兴凤说，能帮助别人减轻病痛，是一件美好的事。她的许多顾客也有着与她相似的遭遇。就在她帮人们治疗身体疼痛的同时，只言片语的倾诉也疗愈着她心灵的伤口。

“儿子放心吧，妈妈一定会照顾好自己。这十年什么都变了，妈妈对儿子的心永远都不会变。妈妈永远爱你，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天渐渐亮了，人们带着纸钱和鲜花重返曾经的家园。他们静默无声，眼含热泪。成兴凤写给儿子的第30封信，在晨风中轻轻地飘。

## 『天堂贺川收，妈妈寄』

一位北川母亲十年不变的思念



▲5月7日，蒋雨航在贵州省凯里市的黔东南消防支队战训保障大队健身房锻炼身体。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5月7日，在贵州省凯里市的黔东南消防支队战训保障大队，蒋雨航与搜救犬四喜在一起。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汶川地震幸存者蒋雨航：

## 重生后，我就成了你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刚被分配到汶川县映秀镇公路管理处工作的蒋雨航被埋在废墟之中。5月17日17时12分，在被压125小时后，蒋雨航被上海消防官兵成功救出。

“是消防官兵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2008年年底，20岁的蒋雨航的愿望实现了，成了那支挽救自己生命的队伍中的一

名武警消防战士。

2009年5月，蒋雨航领到属于自己的橙色抢险救援服，服役于上海消防特勤支队彭浦中队。在蒋雨航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上海一户居民家中发生的火灾：着火的人在5楼，现场群众告诉他“屋里还有孩子”，蒋雨航第一个冲进火场，顺着孩子的哭声，摸索着将孩子抱起冲出火场……

2011年8月底，蒋雨航以出色的表现

和优异的成绩进入公安消防部队昆明指挥学校，并在学校期间光荣入党。之后，他从一名优秀士兵成长为警官，晋升为上海消防总队特勤支队彭浦中队副中队长。

今年3月底，蒋雨航调岗工作，从上海回到家乡凯里市，成为黔东南消防支队战训保障大队助理。蒋雨航说：“十年来，我学到了很多。我要用学到的东西回报给家乡父老”。



▲被压在废墟下近125小时后，20岁的蒋雨航被搜救队员从映秀镇都汶公路收费站宿舍的废墟中救出(2008年5月17日17时12分摄)。